

## 第三十五回 蓮淨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參明宿業了殘生

詩曰：

綠靄紅霞竹徑深，一庵終日靜沉沉。  
等閒放下便無事，著意看來還有心。  
小卉時開參色相，山禽自語足圓音。  
招來即是天真佛，擊碎虛空量古今。

話說丹桂因淫想招魔，鬼交成病，天生半路變了個石女兒，把那平生貪淫好色的心，弄月嘲風的性，不消勸化，一時冰冷，猶如火滅煙消、霜凋葉落一般。可憐一個花朵般女兒，狐狸精相似，當初和香玉姐安排著花攢錦簇，歹帶兩尤雲，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才肯罷手。那知道有貌無緣，有才無命，兩個美人，不曾得一日快活，俱落在火坑苦海。一個嫁了金公子，止有三日夫妻情分，被主母妒狠剪髮髻頭，打為奴婢，再不得見丈夫一面；一個嫁了侯瘸子，半身殘疾，全無人道，幾番要淫奔苟就，偏遇著孤鸞寡宿，又生出個絕戶病來，板骨橫生，石門緊閉，廢而無用。自是兩人前生冤孽，折算他當日縱欲宣淫、迷惑愚夫之過，故此天罰其淫，以孤寡疾病凌辱折磨，准算他前生罪孽。此是一定的因果。

當日同母親鮑寡婦到大覺寺福清座下，改了法名蓮淨，向佛前拜了，把青絲細發分開，先剪後剃，那消半日，變成一個清秀的尼姑，剃的光白白的。穿了一件茶色僧衣，戴上一頂玄緞僧帽，小小僧鞋。合著纖纖玉掌，念起佛來，真是拈花天女，紫竹觀音。就有邪心，已被一條封皮把那傍門鎖住。正是：水火爐中封姹女，鐵門關內鎖狐妖。有詩為贊：

寒雲散盡留殘月，夜雨晴開返太虛。  
不堪明月思餘蔗，已見秋江空舊魚。

當時拜了福清，鮑寡婦痛哭回家，侯瘸子因身無所歸，還在門前且開鞋鋪，到做了乾女婿不題。

蓮淨雖出了家，因香玉日久無信，常沒處探聽個信兒。忽一日，卞千戶娘子走到寺裡討簽，撞見蓮淨：「卻似鮑家桂姑娘，怎麼出了家？」兩人問訊了，請到齋堂裡，才知桂姐因病修行。細細告訴：「金二官人娶了香玉，三日後，做不得主來。如今被宋太太鎖在家裡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通不容俺娘們見面。我終日在孫媒家坐著要人，隨你打罵，他也不敢進去見一見那母夜叉。那金公子走去關外，還不敢回。早知道女兒沒有造化，到不如出了家，還清淨些。」說著哭起來。蓮淨想起前情，也不覺淚流滿面，道：「俺兩人這等一樣的命苦！只說他得了好處，我不如他，誰想他到在難中，如今還不如我。世間事那裡想去！」卞寡婦道：「桂姑娘，你平日千伶百俐，又和我女兒比親生姊妹般同，就尋不出條路來救他救兒？」

也是天假其便，孫媒因卞寡婦說要告他，十分著急。忽一日宋太太著人來叫他，不知深淺，只說是因娶了香玉的事。不料是他家太太找個媒婆去，要賣香玉出門，怕金二官回來，費他的眼目。孫媒不知道，躲去大覺寺，推燒香上會，不料恰撞見卞寡婦。兩人見面，又是一場大罵，險不在禪堂裡打起來。福清和知客都勸開了。蓮淨原是聰明，又歸了正果，卻尋出一計來，說孫媒：「你既說這一門親，把玉姐母子坑陷的這等，也該進他宅去看看玉姑娘，終不然你一個外人，年六七十歲了，那母夜叉就打你不成？他既然來叫你，好歹去走一遭，卞大娘也不埋怨你了。」孫媒道：「說的也是。我拚著老性命去走走，隨怎樣的，看看玉姑娘，再做商議。我還來這裡回你的話。」吃了一杯茶，孫媒婆去了。卞千戶娘子坐在寺裡聽信不題。

原來母夜叉宋太太見香玉上灶做飯，十分慇懃，滿口裡太太長太太短，不叫他也來服事，罵著他也不怨恨，已不難為他了：「只怕金二官回來，一時防備不嚴，若有串通怎了？不如找個媒人來，把他賣在娼家罷。」因此叫家人來尋孫媒婆進府，不幹那尋妾的事。他自己膽虛，唬的躲了寺裡。商議就，硬著膽進的金將爺府裡來，見了太太生的凶狠，就似一隻老虎坐在大暖炕上，磕下頭去，道：「不知太太叫小媳婦做甚麼？」太太道：「我家買了這業障來，不知是那個媒人做的事。如今放在屋裡，七粗八細一些做不來，沒得養著吃閒飯。你與我快快尋個主兒領出去，不許賣在這東京，不拘那裡娼家樂戶，做幾兩銀子，打發他去罷。」孫媒道：「小媳婦去看看他本人生的才料兒，好出去尋主兒。」太太道：「你領他去。」有一個老婆，正在炕上納繡佛幡，見太太說，忙下炕來，和孫媒往廚房裡徑走。只見香玉姐正刷鍋淘米做飯哩。見了孫媒婆，不敢言語，只妝不認得。孫媒見他剪的頭光光的，使個手帕裹著，好不心酸。到了前邊辭過太太道：「小媳婦知道了，三日裡就來回話。只不知太太要些甚麼財禮？好去兜主兒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當了一會，要大覺寺白衣觀音閣上明日進幡去，舍一百兩銀子的香錢，速速賣了來，要做香錢哩。」孫媒磕頭去了。

欲施善事遠燒香，卻賣良人去作娼。

後面殺人前面舍，結冤造福兩相妨。

孫媒出府回到寺裡，把宋太太的話說了一遍：「又見玉姑娘在廚上做飯，雖手帕搭著頭，還是笑嘻嘻的，休聽外人虛喝的不知打的怎樣兒了。如今要賣出來，只消一百兩銀子，要來這寺裡進幡，舍在觀音閣上哩。」只這一句話，蓮淨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有了救玉姐的法兒了。除非老師父做這一件功德罷。」即時請過福清來，道：「這件功德，只要老師父一句話，玉姐就活了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福清姑子不知來歷，只見卞千戶娘子先跪在地下，蓮淨也磕下頭去道：「師父只許了慈悲他這件事，弟子管有一計，全不費力。叫他母子團圓，一場陰獲。」福清扯起來道：「你說來我聽。既是救人好事，我佛家以慈悲為本，那有個推辭的？」蓮淨合掌當胸道：「如今宋太太說，和四娘娘一會，要來寺裡進幡，舍百金造佛。只用老師父到王爺宮內，見了娘娘，求他說個人情，只說香玉姐是老師父的兩姨姪女，是弟子表姊妹，只化他將香玉姐舍了出家，做他個度僧，豈不是一件好事？」福清笑了笑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只是成不成看他的緣法罷。」即時穿上褊衫，帶著蓮淨去見四娘娘。

正是合該香玉災星已滿，他淫心已過，轉禍為福。偏遇著娘娘生了世子，剛剛滿月，傳進宮去，說：「大覺寺尼姑來道喜哩。」喜的個娘娘迎下殿來，一似觀音菩薩送生般，忙接著讓進房去。見領著一個新剃度的小尼姑，且是齊整，磕下頭去。娘娘扯起來，即叫擺齋。齋罷，福清、蓮淨忙下坐問訊，說：「求娘娘護法，有一事來化個人緣。」娘娘喜色滿面道：「師父化甚麼緣？盡力佈施。」二尼合掌當胸道：「如今宋太太府裡有金二爺娶一妾，是貧僧俗家兩姨姪兒，即是蓮淨的表姊。因九叔不省，要娘也將銀子

舍在寺上。貧僧想起，何不將此女舍了出家為僧，做宋太太剃度的，保他一家吉慶，為何又去賣了來舍？以此特來乞化。救出此女，娘娘無限功德。」娘娘笑道：「這宋太太十分難說話。如今和我結了寺裡香會，他還無兒，因此繡旛進香，上了一百兩的佈施在我這疏頭上。我就請他來說，到那日去進香，叫他去剃度，還算他一百兩佈施，給他做個圓滿的齋兒便了。」說畢，福清、蓮淨磕下頭去謝了，高聲念「南無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」。

送出府來，娘娘使人去請將宋太太來。那時東京兀■即是金主一樣，那敢不依。即時回去，做了一套僧帽、僧衣，換了鞋襪，不等進香，即傳了福清、蓮淨來，在佛堂裡，當面看著剃淨了光頭，穿上僧衣，起個法名梅心，謝了太太而去。正是：愛水波濤今日定，欲河煩惱一時消。

架梁披上見空王，洗盡鉛華木槌香。

自是才兒難上馬，故教石女不逢郎。

蛤因閉口仍含粉，蜂為辭春免褪黃。

莫學拈花拋荳蔻，摩登不許更同牀。

看官到此或說：「前身紅繡鞋、紅香淫惡太大，未曾填還原債，便已逃入空門，較之銀紐絲，似於淫獄從輕，後來亡身，反為太重。」不知前世造惡與今生享用，原是平算因果的。銀紐絲當日為南宮吉氣死本夫，盜財貼嫁，與紅繡鞋、紅香淫惡一樣。後來托生在袁指揮家，為富室之女，及到李師師家嬌養成人，真是珠翠叢中長大，綺羅隊裡生成。又得了浪子鄭玉卿偷寒送暖，暮雨朝雲，吹的彈的、吃的穿的，受盡三春富貴。這丹桂、香玉生在窮武職家，孤寡流離，窮了半世，卻又不得遇個丈夫，半路裡受盡折磨，橫遭惡疾，守了空寡，將他惡報已還其大半。因他悔心出家，佛法因果原有增減，因此引他懺悔消災，再修他本來面目。後來銀紐絲雖死，即化男身；這桂、玉二女雖已成尼，卻三世女身才得成男，以分別淫根的輕重。這因果輪迴，毫釐不爽。

單表侯瘸子在鞋店隨著丈母度日，妻子又出了家，自己又無歸落，一身殘疾，也要尋個結果去處。那日上大覺寺閒行，只見圍了一群人，也有坐著的，也有立著的。中間一個道人，生的古貌長髯，戴著一個笠笠，身穿百衲道袍，黃縑草履，手執漁鼓簡板，正唱道情哩。瘸子分開眾人，挨入裡面，和這眾人席地坐下。只見這道人將漁鼓打了一回，走上幾步道：「今日貧道說一回莊子歎骷髏的故事，乞化些錢米，助貧道途中一齋。」放下蒲團，即將簡板先敲幾下，唱道：「先有《鷓鴣天》為證：

（唱）景物驚心歎隙駒，百年傾覆後先車。雲山滿日真堪樂，富貴到頭總是虛。沽一醉，問樵漁，優遊山谷更何如。閒將幾句莊生話，編作骷髏一卷書。」

（說）昔日戰國初，有一隱士，姓莊名周，道號南華真人，本貫睢陽人也。自幼讀習經史，曾為周朝漆園小吏。因妻喪鼓盆而歌，棄職歸山，隱於終南山谷，著有《南華真經》世傳。莊子在山修煉多年，成其仙道，一日與道童說：「我和你深山苦煉，雖得了丹道，不到凡間濟度眾生，也不能夠完這三千八百陰德之功，只做得地仙，見不得大羅玉帝。今日和你上洛陽走一遭，看有何人可度？」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（唱）我把世人嗟歎，不如訪道修仙。布袍衲襖勝羅襪，漁鼓簡板為伴。饑食山中野草，渴飲澗下清泉，我今功行滿三千，暫向人間遊玩。

（說）行至洛陽地方，荒郊野外，只見一堆骸骨，暴露在地，不由莊子傷心感歎。詩曰：

路逢骸骨在荒坵，莊子傷心兩淚流。

你是何人親與故？只為前生不肯修。

耍孩兒（唱）我向前細細尋，又退後默默思，可憐你三魂五臟無蹤跡。只見饑鴉啄破天靈蓋，餓犬傷殘地閣皮。模樣兒真狼狽，映斜陽，眼中睛陷；受陰風，耳竅風嘶。

莫不是，男子漢、婦女身、老公公、少小兒？住居何處、何名氏？莫不是，他鄉外郡風流客，百姓軍丁灶匠藉？因何死在荒郊地？也是你自作自受，今日裡誰哭誰知。

莫不是，把錢財離故鄉，為功名到這裡，時乖運蹇逢奸輩？莫不是，持刀自刎因爭鬥，久病難調少藥醫？在此誰來替？只落得朝攢螻蟻，夜伴狐狸。

莫不是，因貪杯喪了生，為戀色害了己，分財競產閒爭氣？或是因奸鬥狠風流死，賭博官司吃盡虧，或是犯法遭刑係？莫不是，饑寒少救，遇陣臨危？

（說）「骷髏，將你男女姓名問道，並無一言回答，想是說不著其中詳細？你生前經營買賣，問你幾句：

「莫不是，貧居陋巷中，藏身村野裡，種瓜賣菜編鞋履？莫不是，讀書守分甘貧賤？莫不是，買賣經商遇劫賊？或是遊客高人侶，辜負了陰陽占卜，收拾起書畫琴棋？

莫不是，換羊毛、修破靴、蓋新房、賣故衣，開張骨董收零碎，補鍋釘碗修銅匠，磨鏡敲針打錫的，土工木匠並油漆？莫不是，做籬箍桶、打鐵縫皮？」

（說）「骷髏兒，貧道將諸般經營手藝問你，全不答應，想不是這庸俗之輩。或者聰明智慧諸子百家，富官貴客迷失家鄉？再問你幾句：

「莫不是，振朝綱大丈夫，贊經綸賢宰職，三杰八俊並七貴？莫不是拔山舉鼎英雄漢，作賦能詩道德師？深文刀筆蕭曹吏，風流才子，絕代名儒？

莫不是，攜家遠避秦，籠車匡復齊？逞豪奢，笑擊珊瑚碎，曉趨金殿拖珠履，夜擁紅妝醉酒杯，也有個凶和吉。那知道時衰命盡，福退災隨。」

（說）「骷髏，我將你君子六藝、九流百家問你，全不答應。多是生前瞞心昧己，好色貪財，到此地位。我再把你的罪過略道幾句：

「莫不是，口頭言，甜如蜜，壞良心，黑似漆，調詞捏款多奸計？坑人騙債偏興訟，害眾成家倚勢為，撞太歲為生理？駕空橋，把人愚弄；使暗箭，袖手歡喜？

莫不是，祖父上做貪官，本身上不克己，不忠不孝還不弟？吞謀田產侵鄰里，占路侵牆改屋基？癡小造下千年計，只落得頭南腳北，手指東西。」

(說) 莊子歎骷髏已畢，道：「昔日周文王澤及枯骨，開子孫八百年基業，我出家人理當拔濟群生。我今大發慈悲，救他起死還魂，也見仙家手段。」即向葫蘆內取出一丸靈丹來，填在骷髏口內，用仙氣一吹，脫下道袍蓋住屍骸。數他左肋下少肋骨三條，忙叫道童向東南上取三枝楊柳，截成三段，口中念咒，用水一噴。那骷髏以氣生神，以骨生肉，得了先天元氣，早早回陽，滾身起來，道：「多謝師父救我還魂！只是赤身露體，難得見人。」莊子即去行囊中取了一件小衣，與他穿了。那漢子把眼圓睜，將身一挺，向莊子道：「我乃福州府人氏，姓武名貴。身邊帶銀三百兩，來洛陽買貨。被你二人用蒙汗藥謀死，害我殘生，在此罵我不絕。今日醒來，可還我銀錢衣服，放你去罷。如不還我，向洛陽縣、河南府各樣衙門，告你個蠱毒殺命事，寫你一百二十款，告一張御狀，擊登聞鼓聲冤，叫你二人碎屍萬段！現有你用藥葫蘆、使邪法的木瓢為證。」上前把莊子揪住不放，大喊聲冤，往城裡衙門前來。那縣官正坐，只見一病人拉住道人，進門喊冤，叫上來細問。那漢子眼中流淚，口內聲冤，將前話哭訴一遍，說道人用藥謀死其命，盡劫資財，現有藥葫蘆、邪水為證。縣官問莊子道：「你出家人，如不係謀害他性命，豈有平空誣告你的！」即喝令伺候刑具：「如不實招，難免官刑！」莊子向前，將骷髏暴露野外，以靈丹救活，反恩將仇報，說了一遍。漢子道：「老爺執理斷事：一個骷髏，那有救活之理？分明是鬼話。這道人借術行惡，殺害平人的罪，待小人一一說來：

(唱) 他借遊方，是道人，串州府，渡關津，游食無籍真光棍。暗通響馬劫行客，糾合強徒進院門，求齋化飯先通信。用的是蒙汗毒藥，遇著他一命歸陰。

他有隱身法、不露身，定身法、沒處跟，又會踏罡步鬥迷魂陣。拘魂壓鎮奸良婦，打火燒鉛做假銀。更有一件真堪恨，把小孩子蒙了，隨去做蒙藥，摘膽剜心。」

(說) 漢子說：「小人當日和他飯店裡歇宿，他見小人行李沉重，要謀財害命，只取了一丸藥，放在酒裡。不覺天昏地暗，倒在埃塵，他卻將小人衣財劫盡，假說慈悲，把小人屍骸拋在野外。因小人平日行善，感動神靈，才放了回來。

(唱) 葫蘆內，百樣毒，使機謀，把酒巡。頭昏腳軟先昏暈。臨危假落慈悲淚，怕醒還將法水噴。把財物搜尋盡，將骸拋在野外。那知道，我又還魂。」

(說) 縣官又問：「你這個漢子，說話全無憑准。既然死去，如何又得活了？這樣怪事，我做官的也難問。可有甚麼證佐麼？」漢子道：「小人吃齋念佛，沒傷天理，一生不打誑語，不是個負義忘恩之輩。那毒死時節，只見：

(唱) 五閻羅，把我迎，崔判官，把我親，他說我吃齋念佛多忠信。金橋來接純良客，地獄難留這好人，連忙送出酆都郡。他打折我三條左肋，現如今，俱有疤痕。」

(說) 莊子聽他言語，道：「眾生好度人難度，始知恩愛也成魔。稟縣官老先生：且取一盞水來，待貧道叫他復現原形。他是罪大惡極，該有路死輪迴；貧道違天行善，該有此番仇報。」縣官即時取水與莊子。莊子用水將漢子一噴，仆地倒在塵埃，掀起衣來，卻是一堆骨襯，肋下三條骨節，還是柳枝。縣官大驚，才知莊子是回生起死真仙客，遇了這負義忘恩作孽魂。莊子作口號四句道：

古今盡是一骷髏，拋露屍骸還不修。

自是好心無好報，人生恩愛盡成仇。

縣官下堂來，要拜為弟子，那莊子用手一指道：「那廂有一人，乃真仙也。」哄得縣官回頭，莊子化陣清風而去。

說到此處，眾人舍助些錢米，那道人揚然而去。侯瘸人也不回家，走上扯住：「師父，我要隨你出家。」道人看了一看，是個瘸人，身上衣服襤褸，腿腳歪斜，道：「你這人如何修行得？」侯瘸子道：「我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前世貪淫多欲，眠花臥柳穿房。風流一過便為殃，今日不成人樣。

腎縮全無陽氣，腿彎難跳東牆，只堪掃地與燒香，願背蒲團竹枝。」

道人點了點頭，侯瘸把他的蒲團背起，隨著一路化飯而去。

這是前世梁才的化生，和紅繡鞋才完前賬，結了三案因果。

再看他報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